

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动力机制及模型建构 ——基于动力学的视角

○丁红玲 郭晓珍

[摘要] 动力机制的协调有序运转是驱动社区学习共同体健康长效运行的关键。当前,我国社区学习共同体广泛建立,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实践表明,这些活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多数共同体往往昙花一现,难以长久为继。本文基于动力学的研究视角,对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动机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交互作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机制生态模型,进而提出模型在实践运行中的实现路径。通过对社区学习共同体系统运行的动力机制问题进行创生性的探索,以期全面揭示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机制的运行机理,为当前现实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 社区学习共同体;动机影响因素;三轮动力系统;动力机制;模型建构

[作者简介] 丁红玲(1965-),女,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郭晓珍(1992-),女,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20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成人教育、社会教育。(山西太原 03006)

一、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机制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全面推进,社区学习共同体作为一种由社区居民自我发起,自我参与、自我组织管理、自我评估的草根学习团体得以迅速普及发展。“社区学习共同体”是指在社区范围内的居民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及学习需求,在平等、互助的原则下,通过心灵契约的开启,共同构成的非正式学习团体^[1]。社区学习共同体以“成员即是资源”的教育资源观为主导,遵循“自觉”——“自主”——“自给”——“自评”的活动机理^[2],以群体互助的“学”替代单独被动的“教”,学习资源自给自足、学习成果共建共享,充分调动了社区居民的沟通共享、协作创新的学习热情。与此同时,其自给自足的教育资源观更有效缓解了国内巨大的社会人口压力,将传统视域下的人口负

担转化成数额庞大的国家人力资源存量。这一大逆转一方面巧妙化解了传统视域下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巨大而长期存在的教育资源供需失衡问题,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基于内在兴趣需求而自我发起参与的社区共同活动更解决了以往社区教育由于居民构成异质性,需求个性化、多样化而存在的供需错配问题。此外,社区学习共同体以兴趣爱好为基本前提,用情感、真情凝聚人心,使当前国内社会教育群众知晓度低、参与度低、满意度低的发展壁垒不攻自破。

此外,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传统地缘亲情和乡土记忆被割裂——“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温暖的乡土民情失落,大杂院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喧嚣吵闹和孩童间的青梅竹马的青涩情怀已然成为城市文明背后迷离的美好回忆。人际环境和

应将教师教育专业化应提升至硕士阶段,提高教师队伍的学历水平。与此同时,还应尽可能地采取本硕连读或者本硕博连读的开放式教师培养模式,构建多元化教师培养模式,实现教师专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孔养涛.教师职后培训的模式、问题及对策[J].中国成人教育,2016,(11).

[2]朱旭东等.论我国教师教育学科制度建设——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必然选择[J].教师教育研究,2007,(01).

[3]卜玉华.教师教育及其研究何去何从——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06).

[4]荀渊.教师教育者及其自我研究:提升教师教育质量的新途径[J].教师教育研究,2012,(09).

[5]董军.教师终身学习面临的体制困境与突破[J].中国成人教育,2016,(12).

责任编辑:王峰

邻里亲情的破坏已经成为影响当下社区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原因^[3]。社区学习共同体最大的魅力或许并不是来源于有益的学习内容和有趣的聊天话题,而是来源于人——来源于互为依存感,手牵着手、面对着面、眼睛望着眼睛、呼吸贴着呼吸、声音和着声音的性灵感觉,来源于社区学习共同体这个大家庭里,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却实实在在、深深切切感受到的人类情感的吸引。这是一种源于生命内里的情怀。在社区学习共同体的交互活动过程中,社区居民基于地缘关系可以实现彼此间面对面的沟通相处,这就使得社区学习共同体可以传递给成员的收获和喜悦绝不是正式的学习型组织仅仅拘泥于知识技能的提升可以比拟的。社区共同学习不仅实现了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更创建了居民间基于远古土地乡情牵系下的彼此之间亲密无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邻里亲情。因此,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宿感的培养和社区情感文化氛围以及社区凝聚力的提升,有助于推动社区整体的和谐、稳定与繁荣,另一方面自给自足的社区共同学习活动大多都是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完成的,运行成本极低,政府只要给予适当的政策经费扶持就可以大范围推广开展,是当前我国突破社区教育发展瓶颈,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实现“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强有力抓手和切实可行的有效载体。

然而,实践反馈结果表明,现实中的社区学习共同体实际发展状况并不理想。有的社区学习共同体虽然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却难逃昙花一现、雁过无痕的宿命;有的社区学习共同体缺乏核心凝聚力,成员的参与度、满意度低,组织涣散,徒有其名。那么驱动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建构、运行及长效发展的核心动力引擎究竟是什么呢?

列昂捷夫认为,任何共同体活动的开展都是以个体动机为前提条件的,动机是行为发生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列昂捷夫的活动理论,活动可以细分为活动、行为、操作三个层次。^[4]活动由行为构成,而行为以活动目标为导向,是活动个体基于一定的现实条件而开展的一系列具体行为操作的总和。列昂捷夫活动理论的活动系统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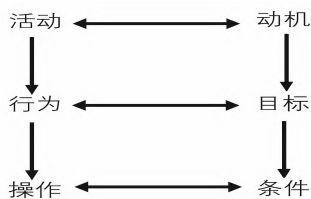


图1 列昂捷夫的活动系统模型

依据列昂捷夫分活动系统模型,我们构建出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活动系统结构图^[5],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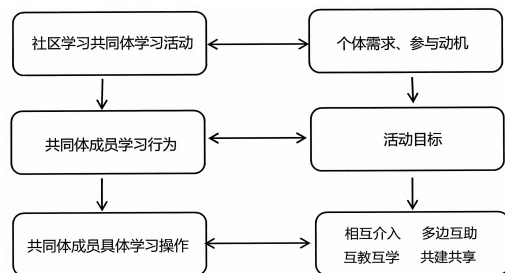


图2 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系统结构图

根据活动理论,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个体学习活动包括学习活动、学习行为和具体的学习操作三个层次。第一,学习活动由一系列受目标导向的学习行为构成,学习行为是共同体成员之间以互教互学、共建共享为基本模式开展的一系列具体学习操作的总和。第二,学习操作的执行依赖于一定的现实条件——这些条件是活动目标得以实现的物质前提。第三,个体动机是共同体活动目标确立的现实依据和活动开展的动力前提,是共同学习活动追求的最终目的和终极旨趣。据此,我们得出,共同体成员的个体内部动机是其参与社区共同学习的根本动力。此外,不同于受严格组织规范制约的正规学习型组织,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活动开展基于绝对自主自愿的前提,成员每一时刻、每一行为的实现都完全基于其独立自主的自由意志。正如项秉健所强调的,“真正自主权利的体现不在于加入而恰恰在于离开”。共同体内部成员享有随时随地零成本退出的权利。^[6]因而,我们汇总得出,成员的个体参与动机以及成员之间的动机作用合力是社区学习共同体健康持续运行的核心生命密码。那么,这些动机究竟是什么呢?它们从何而来?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如何激发并调控动机的作用方向、强度以及持久程度,从而使共同体永葆生机?

当前学术界关于学习共同体活动动机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学生学习共同体、教师学习共同体、企业学习共同体等附属正式组织团体之下的同质性学习共同体,由计算机支持的网络在线学习共同体、网络异步学习共同体等虚拟的数字化社区学习共同体,以及全域性的成人学习共同体几个相关领域,而专门针对社区学习共同体开展的动机研究阙如。与此同时,目前相关的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动力机制的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大多散落在学者在其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之中,局限于学者在其他问题研究中只言片语的提及,蜻蜓点水,缺乏系统深入的专门化探究。社区学习共同体在实际建构及发展过程中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支撑,这一空白成为当前限制其健康良性运行乃至广泛推广发展的巨大障碍。鉴于此,本文拟对社区学习共同体动机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动力机制问题进行系统化的深入探究,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社区学习共同体

动力机制模型,通过对社区学习共同体系统运行的动力机制问题进行创生性的探索,以期全面揭示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机制的运行机理,为当前现实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借鉴。

二、社区学习共同体系统运行的动机影响因素分析

动机(motivation)源于拉丁文的“Movere”,是指基于个体主观意志基础上的驱动某一行产生、维持以及强化的个体内部非理性情感因素。动机来源于需求、归于需求。关于动机理论的研究,早期的行为主义动机理论主要从内、外两个维度来探讨个体行为活动的动机影响因素问题,强调内在需求或外在诱因的关键作用。认知主义的出现是对S—R机械应激理论的重大突破,自此,动机理论开始关注个体意志对内外诱因的自我调节作用,人的自主能动性得到重视。随着群体动力学的出现,动机研究开始关注人与群体、社会以及群体内部其他个体的相互影响,将人的行为看作是个体在社会规则、群体规范制约下与外界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心理学是动机理论的进一步跨越。社会心理学进一步将主体置于社会大环境中,关注国家政策制度及社会风俗文化对个体及组织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7]从关注个体的机械应激反应到关注个体情感意志的作用,从关注组织规范协调到关注国家社会层面的宏观引导推动,这些动机理论的提出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从不同侧面共同揭示了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机制的运行规律。本文在研究社区学习共同体动机的过程中将个体行为主义动机理论、认知主义动机理论、群体动机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等动机理论的主要立场纳入到统一的研究框架之中,建立由微观轮(共同体系统主体动力诱发机制)、中观轮(共同体动力生成机制)和宏观轮(共同体动力调控机制)组成的社区学习共同体三轮动力系统,力求对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动机驱动因素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剖析,揭示社区学习共同体活动驱动机制的真实面貌。

(一)微观轮:个人因素对个体行为动机的影响

微观轮是共同体动力系统的动力诱发轮,以动力系统主体为核心,微观轮研究成员个体的自身内部因素对其行为动机的影响。社区学习共同体是一个独立运转动态开放的有机生态系统。微观层面的成员个体作为共同体生态的主要组成元素,是共同体生态的生命物质。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人际互动和协作交互共同构成了共同体生态的有机生命系统。微观轮作为社区学习共同体系统的动力诱发轮,共同体成员一致的兴趣爱好和需求动机、发展愿景作用下的个体目标价值取向是共同体形成和维系的根本原因。目前,国内关于共同体活动中的个体学习动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较少,且一些零散的相关研究只是针对一般学习共同体,并不能完全满足社区学习共同体

现实实践中的理论指导需求。因此,参照当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将从以下六个行为动机取向入手,对社区学习共同体微观轮的构成要素进行深入系统剖析。

第一,功效性目标取向。功效性目标取向强调个体对行为功效性的关注,属于外因诱导下的个体理性的目标价值诉求。个体出于提升知识技能、发展自身符合社会价值标准的能力形象等“有用性”追求参与社区共同学习。汪国新认为,不管是基于本质意志的感性学习还是基于选择意志的理性学习,学习目的都在于“成事儿”,也就是说,两种学习都关注学习的有效性问题。区别在于基于本质意志的学习追求过程中的积极体验和自身价值的实现,而基于选择意志的学习追求学习带来了其他收益。^[8]我们认为,功效性目标取向,只有当个体与共同体具有一致的发展目标(共同的发展愿景),且相信共同体的活动对其发展有益(具备积极活动结果预期),但个体自身能力又不足以支持其独立达成目的时,才会寻求与共同体内其他成员的交互协作,以期实现1+1>2的规模效应。由此,个体的学习动机才能转化为实际的参与动机。^[9]总的来说,个体层面的动机影响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类别:(1)共同的发展愿景:共同体发展目标与个体发展目标相关或一致会激发社区居民的参与意向;(2)对组织的认同感:个体和共同体相一致的共同发展愿景前提下,基于共同体所拥有的经济、人力资源以及良好的活动平台、场地设施等众多便利条件,个体对参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活动结果产生积极正向的情感预期;(3)自身认知的行为控制程度:个体对自身目标实现所持有的认知行为控制程度(个体对活动难度的预期)会激发个体参与社区学习共同体、并与共同体内部其他成员进行交互共享的动机。

第二,自我实现取向。自我实现取向是个体与生俱来的挖掘自身潜能、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的深层次的内生价值取向。自我实现取向下的个体学习是基于自身兴趣爱好而开展的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个体的参与行为没有任何其他功利性的目标,而仅仅追求个体生命境界的升华和生命状态的改变,是一种接近生命本真的学习。共同体成员在群体交互的过程中挖掘自我、认识自我,在共同体学习活动中相互沟通交流,并逐渐了解自我行为偏好、个人品味及内在价值观念,形成清晰的自我定位,提升自尊、发展人格。在个体价值观念主导下,社区成员本身的兴趣爱好、好奇心、求知欲、自尊性、对完善自我的信心、信念,以及个体已有经验能力、当前生活状况、个体对共同体的主观情感态度等都是个体参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重要驱动力。值得一提的是,通常情况下基于自我实现目标取向参与社区学习共同体活动的共同体成员所占比重较少,而这些成员往往具有更高的活动积极性,且其动机水平会更加稳固而持久。

第三,社会交际取向。社会交际取向是个体感性情感因素驱动下的纯粹而美妙的个体行为动机取向。社会交际取向强调个体对参与社区学习共同体活动时的成员交互、以及建立或维持与其他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同伴友谊,获得社区居民的尊重认可、提高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支持,建立与其他成员间相濡以沫之情感的美好期待,重视个体积极的情感预期和参与过程中的活动体验。群体形成的平衡理论强调群体形成的关键在于成员之间持有共同的价值体系,指出人们在与相同价值观念的人相处时通常持有更愉悦的情绪且互动行为也更加友好积极。^[10]社区学习共同体中志同道合的社区居民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愿景聚集在一起,彼此间就感兴趣的话题彼此交流碰撞,彼此赞赏,相互包容,实现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实体化交互,激起人性源于生命内力的幸福感。正如刘庆昌所说,面对面交互所创设的现实情景氛围是网络虚拟空间永远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社区学习共同体超越其他实践学习共同体、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根本精髓所在。人际吸引是成人参与教育活动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基于社会交际目标取向的成员个体大多受远古乡土情怀的感召,期待与志同道合的乡邻建立沟通交流、相互关照、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邻里亲情。

第四,休闲娱乐取向。休闲娱乐取向是共同体成员出于消遣娱乐,放松心情、消磨闲暇时间而参与共同体学习活动的内在个体行为动机取向。休闲娱乐取向下的个体的活动参与行为纯粹为了发展自身兴趣爱好,追求在社区活动中提升自尊、发展人格、自由表达自我的观点意见、放飞自我。不同于正式的学习型组织对外在的功利性目标的追求以及严格的规范制度约束,社区学习共同体聚焦于人的精神审美的灵性诉求,实施带有审美意蕴的闲暇教育,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照旨趣。社区居民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聚集在一起,在社区共同学习的过程中相互沟通交流,互帮互助、共建共享,在沟通协作的过程中解决了源于生命内里的性灵饥渴问题,获得完满充盈的性灵体验,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精神境界从现实王国到理想的自由王国的腾飞,而个体自身也实现了由现实人格向理想审美人格的升华。^[11]显然,在此意义上,休闲娱乐取向的共同体学习活动体现了个体对于丰富生活内容、提高生活质量、追求生活幸福的目标价值诉求。

第五,实践活动取向。实践活动取向指个体追求从事学习活动本身的意义性,而非其他外在的功利性目的。基于活动需要参与社区共同学习的成员重视实际的面对面交互参与过程,希望能够在活动中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自由自主地展现自我、表达自我,注重在亲历活动过程中获得的情绪情感体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实践活动取向的基础前提在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活动内容与社

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只有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活动内容与社区居民高度相关且活动的参与有利于个体及社会生活实践时才会激发个体的活动兴趣以及进一步的参与意向。总的来说,基于参与现实实践活动的动机意图,参与到社区共同学习活动中的个体成员往往更加看中活动本身的价值意义和参与活动这个事实本身对个体生活内容的丰富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第六,实践结果的反馈强化取向。正如生态心理学 Włodkowski 所言,动机作为人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其方向性、持久性以及强度并不稳定,会受到后续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12]实践结果的反馈强化对个人行为动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对已有活动结果的归因解释方式以及个体在实际活动参与过程中的情绪情感体验对其后续参与意图的影响。具体来说,首先,个体在活动中获得的经验以及对活动结果的评价归因方式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意识,如成员个体由此产生的自我效能感、成就感、价值感、自我实现感。其次,个体在过去参与行为中的参与度(活动频率)、投入度(参与互动的深度)以及在活动中的知识利用行为、有益收获、积极正面的情绪情感体验会明显影响个体在后续社区共同学习活动中的知识贡献意图以及继续参与后期学习活动的共同体留驻承诺。^[13]再次,在持续的共同体活动过程中,成员对社区学习共同体产生的认知性认同(认为自己客观上属于某一共同体)、情感性认同(对共同体的组织归宿感)、评价性认同(共同体良好的外界形象使共同体成员认为参与该社区学习共同体活动是有尊严的、光荣的事)也是个体后续参与行为的重要驱动力量。

此外,值得强调的,除了以上价值取向的影响之外,共同体成员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经济水平、个体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以及性格等个人因素也是决定其行为动机取向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中观轮:组织因素对成员个体动机的影响

中观轮是共同体动力系统的动力生成轮。以动力系统自身结构为主体,研究社区学习共同体组织层面相关因素对个体活动参与意图的影响。中观组织层面共同体是生态系统本身。正如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生物圈一样,微观层面个体生命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有机生命系统和由所有共同体可用的物质经费、场地设施及人力物力资源构成的无机系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了完整统一、动态稳定的共同体生态系统。关于共同体组织发展动力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首次提出群体动力学,强调人不是孤立于群体之外的单独个体,其行为活动受到群体环境及其他成员的影响,对人的行为研究必须要立足于其所处的群体之中。之后群体动力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完善,逐渐

形成了从群体目标、群体结构、群体领导、群体内聚力、以及群体氛围五个维度分析成员参与共同体活动的行为的研究范式。^[14]以群体动力学理论为依据,本文构建社区学习共同体系统运行机制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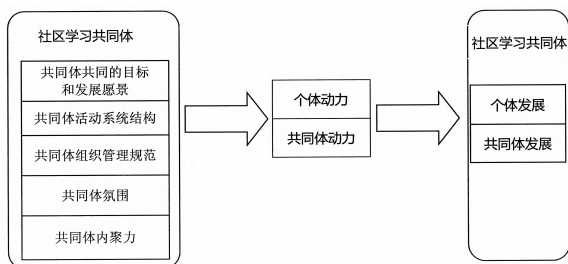


图3 社区学习共同体运行机制

结合群体动机理论的相关见解,社区学习共同体组织因素对成员个体行为动机的影响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剖析。

第一,共同体共同的目标和发展愿景。共同体共同的目标和发展愿景是共同体生态系统的种子,是共同体的生命力之源。与此同时作为“种子”的共同发展目标也是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精心耕耘培育所收获的果实,是共同体所有活动开展的目标和终极价值诉求。通常个体的内部行为动力机制遵循以下模式:兴趣爱好——需求——愿景——目的——动机——行为。其中,兴趣爱好是行为的最初动因,个体由于“喜欢”而引发的“需求”则是动力的根本源泉。动机是激励个体实现目的的主观驱动力,而行为由动机驱动,因此动机是需要的具化形式,也是个体行为发生的内部动因。个体产生需要被满足的美好憧憬,并决心通过实际行动将“愿景”变成现实。当愿景催发了实际的行动,这时愿景就从空想的状态变为实在的现实活动目的。因此,目标是活动追求的最终结果。汪国新强调,成员个体与共同体相一致的发展愿景是社区学习共同体得以建构、发展、维持的根本动力。社区居民基于相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下相似的风俗文化、兴趣习惯而形成的相关或一致的发展愿景是社区学习共同体得以构建的重要基础。总而言之,社区学习共同体虽然是以挖掘个体内在潜能、追求生命本真、实现个体生命价值为根本价值诉求的非功利学习型自组织,但其对成员发展的“有用性”仍是其得以存在的根本前提。共同体成员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为达到共同目的而相互沟通交流、相互依赖、共同努力,在任务协作的过程中相互碰撞,形成长期、稳定、互利、共生的协作关系。共同体以成员关系为平台实现组织能量的传递交互再生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动态稳定的共同体发展驱动力。

第二,共同体活动系统结构。共同体活动系统结构是共同体生态系统本身。共同体系统内部有机系统基于成员之间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愿景

创生,在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中,成员之间相互切磋、碰撞、交流、磨合,并在此过程中达成相对稳定的成员角色分配和任务分工。有机系统在无机系统的场地经费设施支持及氛围制度等系统要素的规范保障下二者协同作用,实现自身的协调有序运行,组织系统结构得以确立。依据恩格斯托姆活动理论二代模型,社区学习共同体活动系统由主体(共同体成员)、对象(学习任务、学习资源)、共同体(社区学习共同体)三要素构成的核心系统,以及规则(共同体制度、规范)、工具中介(共同体活动平台、场地、设施等)和分工(共同体任务分工、角色分配)构成的调节系统两大部分组成。^[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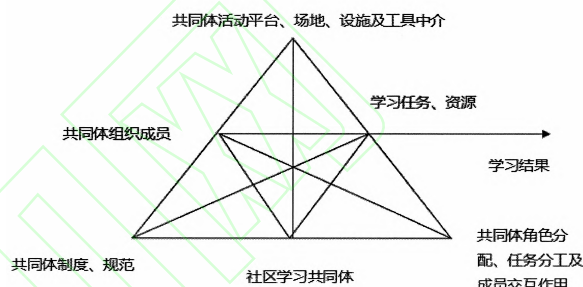


图4 社区学习共同体学习活动系统结构模型

如图4所示,社区学习共同体活动系统呈扁平式结构。共同体内部成员角色通常包括发起者、组织协调者,核心成员、一般成员以及合法的边缘参与者几个主要类别。其中,从横向结构来看,共同体中担任不同任务角色的各个成员地位平等,具有同等的表达自我的机会和话语权。成员之间相互吸引、相互争鸣、相互赞赏、相互接纳,在相互协作、共建共享的过程中形成同伴之间长期、稳定、坚固的亲密关系和一致的价值观念;从纵向结构来看,核心成员由于参与行为更加频繁且积极主动,在活动过程中通常担任更加重要的组织角色并承担更加重要的任务分工。由于担任不同角色和任务职责的成员个体在共同体活动中参与度(活动参与的频繁程度)、投入度(活动参与的程度)不同,因而不同角色的成员在活动中的知识利用行为和受益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又会进一步影响成员在活动中的知识贡献意向和共同体留驻承诺。^[16]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于行为主体并对其进一步的活动欲望及参与意图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外,研究结果表明,共同体组织结构中的领导者的影响力、组织协调能力、个人魅力,也是吸引个体参与共同学习的重要诱因。总的来说,社区学习共同体结构中成员间的同伴情谊以及成员角色分配、任务分工是影响共同体运行及发展的重要原因。社区学习共同体横向纵向结构的相互协调运作共同推进了共同体的健康良性发展。

第三,共同体组织管理规范。共同体组织管理规范是指社区学习共同体内部学习活动开展及组织运行的规范合理的制度保障体系,它是共同体

生态的生命水源,是有机系统中生命要素得以汇聚、存在及维持的关键原因,是共同体健康、长效运行的能动源和根本保障。李海提出,所有共同体都要面对内部整合和适应外部环境两方面的发展问题。^[17]内部整合一方面依托组织管理规范,通过协调鼓励成员个体积极调整自我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促进共同体的协调有序运行。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共同体得以顺利地适应外界环境,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因而组织管理规范是保障共同体健康运转的重中之重。组织管理规范作为共同体的生命水源,其对共同体生态及其内部成员个体行为动机的养护和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个体对组织规范的依从性、内在化、认同感三个方面。依从性是指个体由于受到社区学习共同体内部制度规范约束,或者共同体成员等的尊重、认可、支持所表现的对共同体规范的依从性;内在化指成员在共同体活动中积极了解共同体并积极调整自身观念、态度等内在情感,在与其他成员交流互动的过程中,相互了解、相互磨合,争取与共同体内其他成员形成相互一致、相互容纳的目标及价值观念;认同感是指成员个体在积极参与共同体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自身归属于共同体、与共同体密切相关的组织认同。^[18]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认同感建立的前提是个体能够很好地满足个体需求。而组织认同感、归宿感及忠诚感等组织情感的产生会进一步推动个体的主观规范的形成。主观规范使个体的活动参与不必受外在规范制约而由自我内在规约驱动,积极主动地参与互动,使共同体成员从一般成员发展成积极活跃的共同体核心成员。

第四,共同体氛围。共同体氛围是共同体生态系统中的温度系统,温度的涨落直接作用于共同体水源(组织管理规范)的固液汽存在形态,体现系统的四季交替,进而影响系统内部生命体的光合作用及呼吸作用,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积极良好的共同体氛围是共同体稳定运行、发展演化的重要保证。具体来说,共同体氛围包括三个层面的意涵:第一层面指共同体内部的环境氛围。社区学习共同体成员之间自主自觉、积极悦纳、相互介入,多边互助,共建共享的群体协作氛围创设了轻松愉悦的活动情景,而舒适便捷、温馨宜人的环境氛围又进一步提升了共同体成员的活动体验。第二层面指共同体内部的人际氛围。社区学习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由于空间邻近性、相似性在学习活动过程中相互交流碰撞、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形成亲密的同伴友谊,共同体组织归属感、共同体内聚力大幅提升,进而形成社区学习共同体发展动力合力,推动个体和组织的共同发展。第三层面指共同体内部的文化氛围。以共同体核心成员为主,共同体内部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浓郁文化氛围会显著影响成员个体的价值观念,促进个体自我规范的形成,对共同体长期的活动开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三种共同体氛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形成社区学习共同体健康运行的重要驱动力量。

第五,共同体内聚力。共同体内聚力是维持共同体存在及保障共同体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相当于共同体生态系统的地心引力。同地心引力类似,共同体内聚力是凝聚其系统内部所有要素的核心牵引力,它无形无色,但却拥有聚拢天地万物的力量。具化到生物圈系统中,地心引力笼罩在大气层中,充斥于生物圈的每一个角落,犹如大局幕后的司令官,在无形之中掌控生物圈运转全局,驱动整个生态系统的协调有序运行。相对于自觉性组织中领导权威对活动开展和规范制约,独立运转、自给自足的自发性社区学习共同体活动中内聚力发挥了更为关键的作用。共同体内聚力包括成员向心力、组织者的凝聚协调能力、人际和谐、组织认同、成果共建共享五个要素。^[19]共同体活动中志同道合的成员之间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共识,在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发展愿景驱动下,彼此沟通协作,互帮互助,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切磋,逐渐建立起相互之间亲密无间的情感关系和心灵契约式的留驻承诺。此外,正面的活动结果以及基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积极正面的外界形象引发了个体深切的情绪情感体验,并对自己所处的共同体产生强烈的组织归宿感、认同感(即共同体尊严)及忠诚感。在亲密无间、相互包容悦纳的“家庭氛围”中成员对组织产生强烈的依赖感并引发组织尊严感,因而活动的成败以及共同体的社会形象不再是功利性的个人得失问题,而成为一荣俱荣的集体使命。共同体成员基于强大的组织凝聚力,共同在活动中协作交互、共建共享,个体动力因而凝聚成为共同体的发展动力合力。

(三)宏观轮:外部调控对个体参与动机及共同体发展动机的影响

宏观轮是共同体动力系统动力系统中的动力调控轮,由动力驱动装置和动力调控装置两部分组成。宏观轮以动力方向、强度及持久度的调控维持机制为主体,通过社会风俗文化及政策制度、社会经济物质扶持等外部因素对个体参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动机及共同体组织总体发展动力产生影响。前面我们提到,社区学习共同体是一个自我驱动、自给自足的有机生态系统。众所周知,生态系统是开放的动态系统,其所谓的独立运转、自我生产、自我驱动都是相对而言的,生态系统想要实现并维持自身的稳定运转必须依赖于外界源源不断的能量输入(如生物圈中的太阳光能),否则将会面临系统崩溃的危险。在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生态系统中,国家和社会对共同体发展的宏观干预恰恰充当了太阳光能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共同体的运行及发展过程中,外界的宏观调控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诸如政府的监督、调控、引领及保障作用以及来自社会系统的支持推动等因素对共同体的发展运行影响巨大且至关重要。具体来说,外部环境的变迁改变了共同体生态系统中各生命要素的内生

价值观念和交互作用的情景及作用方式,使共同体运行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而共同体在其自我调整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新的内部秩序,获得了更加精细复杂的系统结构以及更加稳定强大的内生生命力,进而推动了系统自身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来自共同体外界的政府和社会的引领调控作用是共同体协调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是共同体得以存在及发展的能量之源。我们将宏观动力轮构建成为由社会政治文化、社会需求、社会支持系统组成的动力驱动系统和由社会测评及管控系统、国家及社会的规范保障系统组成的动力调控系统两个部分共同组成的动力驱动轮。以下,我们将从两大系统、五个方面来具体阐述外部宏观调控对个体行为动机及共同体整体发展的影响。

第一部分:动力驱动系统。

第一,社会政治文化引领。社会政治文化对社会风气及文化氛围的培育和形成具有正向的引领势能,具体表现为:一是引领社会风气,营造社会文化氛围。国家通过政治号令树立社会主流价值观,推动社会舆论宣传造势,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全民学习风潮,使参与社区学习共同体成为“潮流”的事、“时尚”的事。二是影响国民的观念意识,激发个体学习动机。国家对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宣传推广会显著影响个体对社区共同学习的观念认识。与此同时,受社会“风潮”的驱动引领,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国民内在价值观念逐渐形成,社区居民的自主学习意识和终身学习意识、权利意识被充分激发,由此产生了学习的欲望、以及加入社区学习共同体活动的参与意向。三是影响社会价值预期,激发个体的依从性学习动机。社会文化氛围会影响整体的社会价值预期,而个体迎合社会价值标准,获得社会尊重认可的内在本能又会潜移默化地促使个体价值预期发生相应的调整。内在目标价值取向驱动下,个体的学习动机被充分激发,积极主动地学习社会认同的知识体系。四是打造共同体积极正面的外部形象,提升共同体的吸引力。政府及社会媒体的舆论助推和社会风气、文化氛围的熏陶作用会影响人们对共同体组织的认知观念,使社区学习共同体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同,提升了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组织认同感、组织归宿感。而积极有益的正面形象也会产生连带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加入其中,实现共同体组织规模的壮大。最后,提升共同体内聚力和组织活力,形成共同体发展合力。国民观念意识的改变和学习欲望的提升会显著激发个体参与共同学习的内在行为动机,而个体动机的改变作用于成员的活动参与行为,进而通过成员之间积极沟通互动、相互协作、共同体组织凝聚力提升等组织行为方式体现出来,形成共同体发展的动力合力,推动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及健康稳定运行。

第二,社会需求驱动。国家经济状况、科技发

展水平及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了社会需求的方向和结构。而社会需求的方向和结构进一步对人才能力和素质提出相应要求。关于社会需求对个体活动参与动机的影响,米勒(H.Miller)提出势力场分析理论,强调了社会需求及需求结构对个体行为动机的影响:当个体兴趣与社会需要产生强烈共鸣的时候,个体产生强烈且持久的学习动机;但如果社会需要的是个体不感兴趣的内容,个体的动机往往体现出很强的功利性且难以持久。^[20] Bagozzi 和 Dholakia 从营销学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强调社会需求对个体学习行为的促进作用。提出影响个体参与动机的因素分为个体决定因素和社会影响因素两个部分。^[21] 社会影响作用于社会需求进而影响成员内在的个体需求,激发个体的活动参与动机,促进共同体活动的广泛开展。社会需求作用于个体的价值认知,进而影响个体的学习行为选择,促进个体对参与共同体的行动意向及参与行为。

第三,社会支持系统的推动扶持。政府及社会对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支持是社区学习共同体得以开展的现实前提。政府及社会对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支持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政府通过资源统筹,挖掘整合当前已有的社会资本,打造社区学习共同体交流共享的活动平台,为共同体活动开展提供所需的场地设施等物质条件。如政府出资建立小型社区图书馆、阅览室,并将图书馆资源连通发布在当地的社区学习网上平台,供居民及共同体流动借阅。其次,政府划定专项拨款,如设立专项基金将其纳入当地的政府财政预算,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号召其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各级各类的学校为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活动开展提供场地及设施经费等相关支持。再次,由政府及社会力量共同出面,统筹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建立共同体专业化发展的后方援助志愿团,为共同体成员提供定期培训,为共同体特需课程提供专业指导,引导协助共同体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同时,通过政策鼓励推动,打造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专业化、制度化、规模化的社会支持系统。

第二部分:动力调控系统。

动力调控系统由社会测评及管控系统、国家及社会的规范保障系统两部分组成。调控系统是共同体生态运行的稳定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测评及管控系统。社区学习共同体的规范、有序运行离不开社会监测与评估系统。国家组织统筹各领域专家力量对共同体发展的软指标系统(共同体内部的人际感情、成员的观念理念、文化风气、以及对共同体的情感归属、价值认同等)和硬指标系统(共同体内部的活动氛围、制度规范科学合理以及落实程度、共同体长期发展规划、活动成效考核等)监督、考核,进行积极正向

的反馈评价,以形成正向的行为矫正引导和动机激发维持作用。^[22]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等社会力量对共同体的监督、评价、反馈,以及正确引导、合理化协调,是防止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方向偏差或功能异化的必要保障。

第二,国家及社会的规范保障系统。政策制度规范引导、经济物质资源及平台的支持援助是共同体活动开展及组织运行发展的后台保障。基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民间性、自主性、自治性等特点,其在运行中往往体现出规范性差、自律性差、持续时间短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根性,使其容易偏离预定轨道和预期目标。囿于内部动力弱化、缺失或偏差、异化的发展困境,需要借助于政府“看得见的手”来规范引导。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政策的调控扶持也可以为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建构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驱动和制度保障。例如,政府通过对社区学习共同体总体发展进行宏观上的政策调控和发展方向的规划引领,包括制定相关法律保障、制定共同体发展测评标准,奖优罚劣、提供培训服务等政策化支撑,创设良好的政策及文化,组织开展共同体之间的交流联谊活动(如联谊、竞赛、汇演、茶话会等),促进共同体发展成果的交流开放和联通共享,激发共同体生态的生机活力和规模化普及发展。

三、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机制模型构建

(一)共同体动力要素的交互作用机理分析

正如生物圈的运行机理一样,社区学习共同体作为一个灵动有序、组织严密的独立生态系统,其稳定有序运行是内部各因素协调交互的结果。在共同体的活动过程中微观轮、中观轮、宏观轮三

轮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各系统要素在交互过程中实现彼此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内部相对稳定的结构功能、内部规则以及交互作用机理,实现自身运转的协调稳定和动态平衡。

基于生态学的研究视角,结合上文的三轮动力驱动要素分析,构建出社区学习共同体系统运行的“三轮动力系统交互作用机理模型”。

如图5所示,社区学习共同体以微观、中观、宏观三个“轮”为动力要素组织方式,通过驱动各因素之间的交互协调作用,从而促进各轮自身的强劲有序运转,以及三轮之间的协调有序配合,使三轮的驱动力量融合汇聚,形成推动共同体健康运行的动力合力。从三轮的交互作用机理来看(以下数字序号对应图中各动力轮之间作用的逻辑次序)①在社会政治文化引领、社会支持以及国家政策制度的保障规范等宏观因素作用下,社区学习共同体中观轮得以规范有序运转。②组织层面共同体的科学规范运行为个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便利条件和发展平台,共同体的“有益性”促使个体将学习动机转化为参与动机,进而推动了微观轮的运行。③宏观的政策文化引导也会直接影响国民的价值取向和对共同体的认知观念。当人们认为参加共同体是一件光荣体面的活动时,也会直接推动个体参与动机形成,为微观轮运转提供驱动力。④⑤⑥宏观轮、中观轮、微观轮三轮的协调有序运转推动了共同体动力机制的强效运行,为共同体的活动开展输送了直接的推动力。⑦积极主动的活动结果反馈、成员个体良好的活动体验以及成员对活动结果的评价归因方式所引发的个体自我意识、自我效能感、自我调节意向等的调整会进一步激发强化个体的后续参与动机,是微观轮的后生动力。⑧而成员基于活动结果的反馈和情感体验所激发的组织认同感、归宿感、忠诚感以及由此引发的共同体留驻意向会增强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群体凝聚力和群体发展动力合力。⑨积极主动的活动效果所产生的外界影响以及由此树立起来的社区学习共同体外界形象会提高共同体的社会认同,形成共同体“增长极”。⑩“增长极”发挥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加入。⑪“增长极”发挥发散效应,成功的典范也会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其他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建立及规范化发展。⑫⑬⑭社区学习共同体的规模化发展及其活动的广泛开展使得社区居民“时时、事事、处处”的学习成为可能,社会整体文化氛围更加浓厚,显著推进了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进程。

其中,“轮”形结构体现了各动力系统自身内部结构的灵动性。三轮之中,各动力要素分别围绕各自的轴心做组织紧密的圆周运动,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灵活而有序,达到一种内在的动态平衡。三轮分居于三角形的三个顶点处,三轮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动态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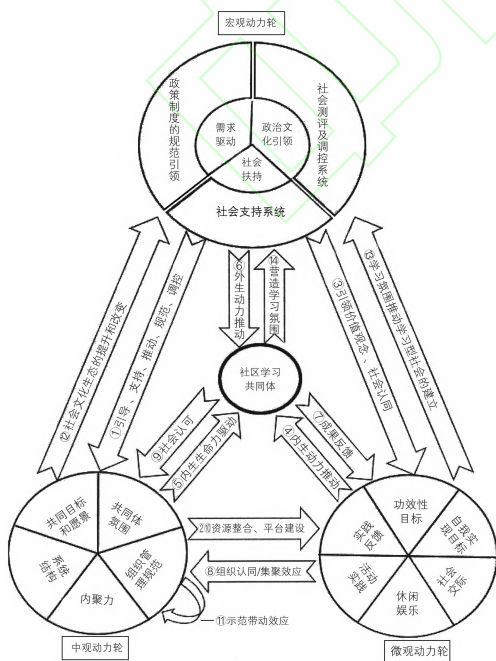


图5 社区学习共同体三轮交互作用机理模型

互的过程中形成一个结构紧密的稳定三角动力驱动系统。三轮之间通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形成协调一致的动力合力。这一合力作用于共同体内部成员个体的行为意向及实际行为选择,从而推动了共同体生态系统的协调有序运转。

(二)共同体动力机制模型建构

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机制指的是推动社区学习共同体有序运行发展的各驱动要素的动力合力及其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动力合力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来源于共同体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动态组合与相互协作。动力机制是共同体生态系统的“发动机”,相当于生物圈中的光合作用系统,通过将有机的生命要素和无机要素组合汇聚(如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交互、角色分配、任务分工),生产出维持生命生存的有机营养,为自身生态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养分。相反,如果系统动力不足、动力缺失或者动力机制运转失灵则会严重危及共同体的正常运转甚至导致系统崩溃。

基于生态学视角的共同体运行系统及动力要素分析,结合上述的共同体三轮动力系统的交互作用机理模型,建构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机制生态模型如图6所示。



图6 共同体动力机制生态模型

如上图所示,社区学习共同体作为一个复杂动态、独立运转的有机开放系统,其动力机制系统由宏观轮、中观轮、微观轮三个动力驱动轮。其中,微观轮是动力机制的动力诱发系统,也是共同体动力机制的核心驱动系统。具体来说,个体的需求、动机和活动目的是共同体存在及发展的依据和根本动力。中观轮的组织协调和宏观轮的驱动调控必须要作用于实实在在的人,通过改变人的动机取向和行为选择才能实现其对组织运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中观轮是动力机制的动力生成系统,中观轮通过灵活规范的组织协调作用,组织学习活动,促进成员互帮互助、共建共享,将微观轮生产的动力因子加工制造成灵动强劲的共同

体组织行动力,是动力生产工厂。宏观轮是动力机制的动力驱动系统,包括动力驱动、动力调控两个重要系统。其中,由社会政治文化、社会需求、社会支持系统构成的动力驱动系统发挥推动促进作用,由社会测评及管控系统、国家及社会的规范保障系统构成的动力调控系统是矫正、引导、保障共同体稳定有序运行的动力稳定器。共同体系统的动态稳定运转是三轮协同作用的结果。三轮各自分工,相互协调,每一个轮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一不可。

作为一个具有内生命力的有机系统,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机制的运行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第一,自主性原则。社区学习共同体是一个自给自足、独立运转的有机生态系统。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互帮互助、共建共享,拥有自己内生的“光合作用系统”,可以通过将外部太阳光能与自身系统内部的无机元素、空气、水分等汇聚结合,生产出支撑自身生存的生命养分,实现系统自身的自我生产,自我驱动。第二,交互协作原则。共同体动力机制中,三轮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相互补充,通过协调一致的交互作用,实现各动力要素的完美融合,共同构成共同体发展的动力合力,促进了动态稳定、灵活有序的共同体生态系统的形成。第三,开放性原则。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动态系统,社区学习共同体自给自足、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内部稳态是相对的。正如世界上不存在完全自我驱动的永动机,社区学习共同体虽然高能低耗,但宏观的社会保障支持仍是支撑其正常运行的必要前提。进一步的,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共同体发展必须依托于外界大环境,同时又受到内外环境的共同影响。共同体只有通过信息能量的输入输出,寻求外界支持,与外界建立沟通联系来实现自身调整变通,才能维持自身的和谐有序运转。第四,动态性原则。共同体是一个灵动的有机体,拥有紧凑动态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灵活规范的内部运行机制。各动力系统内部及动力系统之间交互作用,而且与外界环境联通,在交互的过程中,通过灵活的变通调整,在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中也获得了更加强健稳定的内生命力。此外,社区学习共同体与外界进行资源成果的开放共享,活化了社会生态文化氛围,进一步促进了学习型社会的建立。

(三)动力机制在实践中的实现路径分析

根据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机制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交互作用机理,社区学习共同体动力机制的稳定有序运转是三轮协同作用的结果。三轮之内,各动力要素交互作用,驱动其自身的稳定有序运转;三轮之间,各动力轮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环环相扣,每一个轮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动力机制有效运行的实现路径进行具体分析。

1. 微观轮运行。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活动组织

开展要充分迎合成员的内部需求并调动共同体成员的自主能动性。(1) 共同体学习目标的制定,学习内容、学习方式、活动时间地点的选择,乃至至于共同体内部活动规范、发展方向及规划等的制定应尽可能由成员自主协商确定,迎合成员的内部需求、结合成员的现实生活实际。通过共同协商的活动范式以及多样灵活的学习内容唤醒成员积极的自我情感和情绪体验,使个体产生学习活动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一致感,进而唤醒成员的参与兴趣和贡献倾向,维持成员对学习的持续动机。(2) 本着自由自主、以人为本、民主平等的价值理念,共同体学习活动要充分重视成员的个性化需求,在共同体活动中要组织引导成员积极活跃地展示自己、表达自己,并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承担重要的组织分工,具备在活动中贡献自己的平等机会。(3) 重视对成员心理及价值观念的引导。通过评价反馈以及引导成员对自身的参与行为及活动结果进行积极正向的评价归因,促进成员的自我意识、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并在此过程中引导成员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参与态度以及责任意识、奉献精神,激励并维持成员进一步学习的动机。总的来说,就是要采用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和多元灵活的组织学习手段改变共同体成员对学习和活动参与的感觉和体验,吸引共同体成员的注意,激发兴趣和学习行为,提高成员的活动参与度及投入程度。

2. 中观轮运行。中观共同体层面的组织协调管理规范是共同体活动开展的必要前提和根本保障。中观轮的驱动要立足于共同体组织建设,提升共同体的“有用性”。(1) 共同体组织应充分重视共同体文化氛围的创设,注重对共同体成员正向价值观念的引导,形成开放、民主、互帮互助、互教互学、共建共享的良好团队氛围,强化共同体活动的价值观念引导。(2) 一方面,通过提高学习内容的质量,增强供给品质、丰富活动的学习内涵,强化共同体活动内容的学习性导向,引导成员由逸乐性活动向高品位的学习转变。另一方面,内容的选择要立足成员的个人意志、迎合成员的个人兴趣,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强调学习过程本身灵活性和趣味性,通过营造温馨舒适的活动氛围来唤醒成员的积极情感情绪、刺激需求的产生。(3) 重视共同体组织制度规范的制定。如共同体例会制度、共同体活动开展过程中的核心主持制度、过程记录制度、分享交流制度以及活动指南的制定等。在遵循自由自主的前提下充分重视灵活规范的组织协调管理作用,通过科学合理的组织内部制度规范保证活动开展的水平 and 效果,实现共同体的规范有序运行。(4) 对优秀的进步明显的成果进行奖励,创建交流展示平台,并将优秀的共同体研究成果包装推广,以激发成员参与活动的意义感和成就感,进一步强化个体动机。(5) 推动共同体成员自我规范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培

育成员的组织归属感、认同感,引导一般成员由合法的边缘参与者发展转化为核心成员,形成成员个体自主参与、积极互动的自我驱动文化。

3. 宏观轮运行。宏观轮的驱动主要体现在国家及社会通过必要的物质经济扶持以及政策制度的驱动调控为社区学习共同体的运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第一,地方政府要通过颁布政策法规积极为已有的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发展创造条件,推动、保障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组建和活动开展。同时,要积极鼓励引导群众性非正式社团组织登记备案,发展成为社区学习共同体。第二,进行平台建设。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统筹当地各方资源,促进社区三社联动(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学习共同体、社区工作及志愿者团队),为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提供活动经费以及场地设施等人力物力支持。第三,各地政府统筹协调各方力量为不同类型的社区学习共同体提供系统专业的培训指导。一是要对共同体核心成员进行培训,培养其专业能力、组织协调管理能力,以及奉献精神。二是要着力于组织整体,对共同体成员进行培训,提高成员专业知识素养,提升团队自我服务的能力,帮助组织整体对团队长远发展进行方向性规划和引导。第四,培养具有品牌特色的社区学习共同体“增长极”,充分调动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和发散效应,鼓励不同社区学习共同体之间的协作联动,实现社区学习共同体的规范化、制度化、规模化发展。第五,社会层面进行广泛宣传,借助各种媒体工具营造声势,进行舆论引领,形成全民学习的社区文化氛围,强化社区居民对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上述研究表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有序运行是三轮作用协同驱动的结果。因此,在调节各动力轮内部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驱动三轮健康有序运转的同时,必须要保证三轮之间的协调有序配合,只有宏观轮、中观轮、微观轮三轮协同作用,才能实现共同体动力机制的稳定协调运行,从而进一步辐射到全社会,促使社会整体文化氛围的实质性提升。

四、总结及启示

社区学习共同体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动态开放系统,其协调有序运行依赖于微观成员个体层面的积极参与、中观组织自身的协调组织管理以及宏观国家社会层面的规范保障引领,三个层面影响因素协调配合、共同发力。那么共同体长期运行及发展的核心动力引擎究竟什么?人。人是社区学习共同体活动系统的核心构成要素。社区学习共同体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独立运行的自发性组织,人的自主能动性是其运行的核心要素。因此,推动及维持社区学习共同体健康长效运行的核心动力密码在于时刻秉持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导向。共同体所有活动的开展要严格尊重人的意志,立足于人的兴趣、迎合人的需求,以

高校教师的非正式学习问题刍议

○魏纪东 王 迪

【摘 要】 本文聚焦于高校教师的非正式学习问题,从分析高校教师非正式学习的原因着手,论述了这种学习方式的教育目标及其可行性,提出了存在问题和应对策略,设计了相应的学习模式和效度评估方法。研究表明,非正式学习方式在高校教师的生活与工作之间有着较高的契合性,它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高效的教学效果。同时,非正式学习的发展前景看好,但其机制尚待建立,其发展模式将直接影响到教师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非正式学习;高校教师;教学效度评估

【作者简介】 魏纪东(1962-),男,博士,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学;王迪(1990-),女,硕士,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教育管理。(河南新郑 451150)

【课题来源】 河南省 2015 年度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软科学研究)“中原经济区建设中高校创新型教师可持续性发展研究——基于教师非正式学习视角”(编号:152400410580)和河南省教育厅 2015 年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修辞结构中 DST 的信息熵对文学文本的建构研究”(编号:2015-ZD-200)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我国改革深化和“互联网+”时代到来,对高素质人才渴求使人才培养不断强化成为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重点议题,而培养符合经济发展需求、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在于教师。高校教师的眼界观念、创新意识、知识结构、业务能力能否与时俱进,进而与社会发展需

求接轨是高校人才培养能否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关键,同时也是实现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因素。

一、高校教师非正式学习的原因探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形成了拥有相当比例的中、高级职称教师队伍。然而,当前教师队伍却存在着潜在的质量危机:首

捍卫居民学习权利,发扬社会民主、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社区居民生活提升和生命幸福为终极的、唯一的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 [1]汪国新.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培育策略[J].职教论坛,2012,(3).
- [2][6]项秉健,汪国新.自主学习:精神世界的自我去蔽[J].中国成人教育,2016,(1).
- [3]汪国新.社区共同学习:城市幸福指数的新元素[J].成才与就业,2013,(17).
- [4][5][7]况姗芸.动机视角下的 CSCL 学习活动设计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2,(3).
- [8]项秉健,汪国新.本质意志和共同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的两大基石[J].教育学术月刊,2015,(10).
- [9]原献学,何心展,石文典.组织学习动力研究[J].心理科学,2007,(2).
- [10]徐碧琳.基于群体动力,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互动效应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5,(4).
- [11]丁红玲.中国传统四维审美人格教育哲学思想探

究[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4,(3).

[12][20]原慧敏.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动机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4.

[13][16]王翔,马吟秋,李旋.网络学习共同体中知识分享行为的社会因素探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12).

[14]杨延从,黄碧慧.群体动力学视域下农村小学英语教师学习共同体建构的研究——以厦门市 X 区农村小学为例[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6,(17).

[15]于璐.恩格斯托姆的活动理论[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2,(1).

[17][18]吕秋霞.虚拟社区参与动机对社区商业行为的影响研究[D].厦门大学,2008.

[19]李海,张勉,李博.组织凝聚力结构与影响因素:案例研究及理论建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21]况姗芸.异步 CSCL 情境中协作知识建构的动力机制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2,(7).

[22]张书林.党密切联系群众动力机制的建构模型[J].学习与实践,2016,(6).

责任编辑:王松国